

让人快乐幸福的读者文摘

寻找锁的钥匙

一篇震撼心灵的生活经历

戴 尔 轶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悦录) 数据

让人快乐幸福的读者文摘 杰利·哈普特编著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陈丹 苑原 康笑宇 康笑宇

I 上... II 杰... III 散文—作品集—世界—现代 ② 随笔—作品集—世界—现代 IV 袁

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录数据核字 () 第 号

书 名： 让人快乐幸福的读者文摘
寻找锁的钥匙

编 著：杰利·哈普特

责任编辑：曼 熳

装帧设计：康笑宇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北京金台西路 号，邮编：）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开 页

字 数： 千

印 张： 张

印 数： 册

印 次： 年 月 第 版 第 次印刷

书 号： 陈丹 苑原 康笑宇 康笑宇

全套定价： 元（本册 元）

粤辑 摘掉蒙眼布

每一个人，当他年轻时，都应该努力地去实现一个梦想，那会使得他在今后的人生旅途中获得一个信念，一种对生活前景的信仰。



动人心弦的故事

但愿所有被分离的人们能结合在一起。

我要给你们讲一个关于两位老人的故事，也许你们会同意我的看法：在我们这个冷酷无情、实用主义的时代，生活有时却不顾一切地温情脉脉。如果说在今天有过时的言词，那么没有，也不会有过时的感情。

七八年前我开始常接到一位老年中学女教师玛尔加丽娜·多姆布罗夫斯卡娅的来信。那时她已退休。读她的第一封信时，我感到非常惊讶：写信的人已七十多岁，然而从兴趣，从对生活的好奇心来看，却显得那么年轻。我们之间偶尔有书信往来，她回忆教师的生涯，叙述家庭情况，以及和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的友谊。

几年前她写信告诉我，她的命运意想不到地骤然发生了变化。当时玛尔加丽娜·多姆布罗夫斯卡娅七十七岁。

倘若生活这位艺术大师不是既高于我们的赞许又高于我们的谴责的话，那么这个故事就会被看做是臆造出来的了。

……在南方的一个小城市里，有一位青年爱上了一位姑娘。他默默地爱着，因而得不到反响，毫无指望。当时，他谦虚、缺乏自信，还没有在生活中站稳脚根。而她则一点也不知道他的爱慕之情。而且要是五十四年之后，他仍然下不了决心告诉她的话，她永远也不会知道。

最好还是让我们的女主角玛尔加丽娜·多姆布罗夫斯卡娅自己叙述这件事情。

“……我突然收到了一封信，笔迹生疏，姓名唤不出任何回忆。我看这封信时，连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一回事？‘我向您求婚，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曾在一起学习过。您自然已经忘记了我。您那时还不到廿岁……’接着这个人写道，他从我们共同相识的一位同志处了解到，我在 1915 年 1 月丧夫，现住在儿子家。又写了他自己的情况。他 18 岁，大学还没有毕业，便参加了国内战争。他复员回来，我已经不在那个城市了。他的生活很艰难：打过法西斯、当过俘虏……结过婚，也已失去配偶。他一生都在寻找我。现在他已 32 岁，而我已 27 岁。我给他回了一封亲切的信，建议他再考虑考虑，不要操之过急（在我们这样的年岁都不要操之过急！）然而他在信中不断地描述他对我默默的初恋，恳求我做他的妻子。我心里很不好受。我终于下了决心：我要去，要去看看他，跟他谈谈。我没有对任何人说明要到哪里去，便乘上了火车到文尼察去了。

“我当然非常激动。脑海里深深印下了门牌 14 号。我沿着指定的街道寻找 14 号那栋房子，我走进了一个院子，看到一个带着草帽，手里拿着信封的小老头站在那里。我看了他一眼：‘不可能是他’，又接着往前走，去寻找门牌 14 号的那栋房子。……”

请允许我在这里插一段。带草帽的小老头正是他，是她没有认出他，因为根本不记得了，可是他却认出了她。当她又往前走时，他没有勇气叫她停下，然而他知道她会回来的，要知道他已经等待

了她 缘年。几分钟与这漫长的岁月相比又算得了什么！他头戴着重防太阳的草帽，手拿着这个信封，在这个院子里已经站了一天又一天、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他等待着……

她一直走到这条街的尽头才知道，在这条街上没有门牌 圆袁号这么一栋房子。于是她从手提包里又拿出信封看，才明白，是她记错了：不是门牌 圆袁号的房子，而是 圆袁号的单元。她又往回走，又走进了那个院子，戴着草帽的小老头迎着她迈了一步……

从此以后他们再没有分离过。

“他的深情厚意、体贴、真诚、关心使我感到温暖。我们之间没有年轻人那种摩擦。我们尽力戏谑地处理我们的一切事，甚至最重要的事。

“有许多可谈的事，因为过去的是 缘年，而不是 缘天。他曾被卷入两次战争的漩涡。他跟我讲多次受伤、震伤的情况，如何被俘后逃跑，还有战后时期经历的一些严酷考验……逐渐，他安静了下来。使我感到惊诧的是，他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却仍然还是一个善良的人，他爱上了我的儿子、孙子，我的朋友，痛恨那些在生活中曾欺负过我的人。

“您当然会对我的儿子和他的家人对我的决定持什么态度感到兴趣。他们理解我。况且我很坚决，从一开始我就告诉他们，这是我的命运，我的私生活，他们无权干与。

“我们也有过惶惶不安的时刻、喜剧性的场面。

“我们去登记结婚时，尼古拉请求我不要说我结过婚，因为没有证明我是寡妇的证件，我的护照就像一位未婚少女的护照一样

空白。他的证件无可挑剔。可是，当问到我是否结过婚时，我不能撒谎，这样做对不起我的第一个尼古拉（第二个也叫尼古拉）。尼古拉惊慌失措地跌坐在沙发上，几乎哭了起来，因为这样一来，结婚仪式就要推迟到我获得我前夫已死的证件以后。‘我觉得我仿佛又要再次失去你，’他说，‘而且这一回将永远失去你。’然而，我们的关系终于为法律承认了。

“现在讲‘一点幽默’。尼古拉非常希望我好看，因而很关心我的穿着打扮（我自己从来不注意这些）。他突然要给我买一个假头套。天哪，这太令我苦恼了。一进商店，他就要看银白色的假头套，而我就躲在他身后的什么地方。我真走运，没买到合适的发套。有一次，商店里有女售货员对他说：‘老爷爷，您干嘛要丑化自己的老奶奶，难道她这样不好看吗？’他仔细地看了看我，再也没有说什么。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提过假发套……”

当我读到这一段喜剧性的琐事时，我想到，世界上一切生物中人是最容易受感到和不能自持的。人有时很滑稽，很荒谬。然而，倘若你深入想想这荒谬的事，你便能在其中挖掘出某种壮丽的、异常美好的东西，正如宇宙本身一样。这就是永恒的追求幸福。

一九八二年我埋葬了他。

“直到他死前的最后时刻，一切对他和对我来说，都是有趣的、新鲜的。”

不排除有人会把这个动人心弦的故事的主人翁称为老浪漫。我可不把他们归为浪漫主义者，而归为另一类人，他们有健全的理性，有一颗明智的，虽然疲倦了，但仍不肯安宁的心。有时，正是

这些有健全理智的人会干出一些看起来极不明智的事，因为他们认为什么事都不干对他们来说更不明智……

但愿所有被分离的人们能结合在一起，所有失去了生活乐趣和心灵枯萎了的人们能重新获得这一切，即使不是在生活中获得，在心灵上也好……

耶夫根尼·博加特



命中有爱

月色朦胧而优美，叫人有一股莫名的冲动。

当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我就知道总有一天我的如意王子会不期而至。我常常想像他骑着一匹雪白的骏马，把我抱上马背带往他的城池。我相信这个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有一位特别的意中人在找我，就像我正在苦苦寻觅他一样。这种事肯定会发生——命中注定。

两件生日礼物

那年我**一岁**，他终于出现了。这小伙子叫特德·本宁顿，是新来的一位邻居。

妈妈在我生日那天给了我一个挂在项链上的小金盒。金盒并不新，却是她多年的珍藏，而且妈妈总是把这个小盒子跟爸爸送妈妈的几样纪念品放在一起。

“妈妈，你真要把盒子送给我吗？这可是属于你的呀！”我说。

“真的！”妈妈说，“它对我意义重大，不过我说过，到我女儿**一岁**时，就归她。”妈妈眼中闪过一丝令人捉摸不透的神情。

我疑惑地看了她一眼。爸爸和妈妈的婚姻可谓美满幸福。爸爸热情体贴，妈妈跟他在一起好像总有无限的快乐，直到两年前，他

不幸逝世。

我暗自好笑，真不懂妈妈会有什么伤心的事儿。但我的确喜欢这个盒子，它小巧玲珑，呈鸡心状，系着一根细小的金链，叫人爱不释手。

可最让我心跳的还是特德·本宁顿送给我的一条朴素却饰有金边的蓝色头巾。

我喜爱特德送我的礼物，但我更爱他本人。我喜欢他那淡黄色的卷发垂在前额上的可爱劲儿，清亮的诚实的蓝眼睛和好看的方方的下颌。而且他腼腆、讨人喜欢、做事认真，跟我们高年级那帮油腔滑调、自以为是家伙相比，他显得如此不同寻常。

校友舞会

大概是在两个月前，我就开始注意上特德了，那时他来我们班才一个月。他是个文静的男孩，从不参加学校里的任何球队。课后或是周末，别的同学在闲逛玩乐时，他却不得不去一家杂货店打工。当时正值一次校友舞会，作为一名高三女生，你不可能有太多的选择，因为本年级的男生大都把心掏给了高一和高二的女孩子。我只得把剩下的男生列了一个名单，把太矮的几个划去，结果只剩下源个人。可其中猿个要么身体太胖，要么与我合不来，再不就是说话时唾沫四溅。特德成了最后惟一的人选。

下课后当他走出教室时，我早已抢先一步恭候在那儿，装着无意碰到了一块。我搭讪说：“南希这个周末要举办家庭舞会，特德，

“这可是个女邀男的活动。你想去吗？”

“去？你是说同你一道去？”他问。

“是的。”我说。

“这个——这个，一定去，谢谢！我很乐意去……”

他显得有点受宠若惊，真不知道他长这么大是否曾带过女孩子去过什么地方。我不禁想，邀他去也许是个错误？大伙儿会不会喜欢他？参加舞会的可都是学校里的主流人物，特德合群吗？

然而晚会上一切都叫人感到愉快。特德尽力适应其中，跳舞、参加游戏、跟人交谈，倒真像是游刃有余的社交高手。

晚会后他送我回家的路上，我们聊起了彼此毕业后的打算，我说我将读文秘专业。他则告诉我他正在努力争取杜莱恩学院的奖学金，准备去那儿学医。

月色朦胧而优美，叫人有一股莫名的冲动。突然间我清楚地意识到我那空着的小手正在身体的一侧晃动。他的手也是。可也不知什么时候，两只手或多或少地碰到一块儿了。一路上我俩不再说话，在月光下默默地走着，彼此的手慢慢牵到了一起。

分离的结局

特德带我去参加校友舞会，这事看来如此自然。

一阵心颤的感觉让我突然了悟，特德就是我自小在冥冥中期待的那个特别的意中人！我们的感情随着时光的流淌而越发显得月久年深：我俩一块儿散步，出门远足，在蔚蓝的天空下参加大伙儿的

野餐聚会。有时特德在野餐的过程中弹起悦耳的吉他，我们一起忘情地放声歌唱。都是些诗情无限而又令人幸福的日子。

接着有一天，特德带来好消息，他已经获得了杜莱恩学院的奖学金。“别人会称我本宁顿医生，你感觉怎么样？”

“妙极了！”我说，“不过我会想你的。”

“我也是，”他说，“真希望你能跟我一块儿去。”

“别担心，”我安慰他，“我就在这儿等你。也许在你毕业之前，我能在那所学院里找个工作。”

“那太棒了，不过我怕——”

“怕什么？”我问道。

“哦，一切都这样完美，我真害怕会失去你。”

“瞎操心，”我对他说，“你不会失去这命中注定的爱情的！”

可是我错了。

特德离开我上学去了。起初的日子我们彼此还比较勤快地写信。可渐渐地，我们的信越来越少。大概这就是结局的开始。他不能回家过感恩节；而到圣诞节他回来时，我却在出麻疹。

终于特德有了新的女友。她是他们学校的一名同学。特德来信说，他对此感到很抱歉；又说他知道我会理解的。

命中有爱

收到信的那天正下着雨。我躺在床上倾听淅沥的雨声。我并不恨特德，我甚至也不恨那个女孩。只是我无法相信所发生的一切。

这时妈妈走了进来。我知道她要说什么。

“还有别的小伙子，你可能现在不相信，但总会有的。”她开口说。

“也许吧，不过特德是我惟一的至爱，我以后再也不会爱了！”

妈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给你的那个挂在项链上的小金盒还在吗？”

“小金盒？哦，当然在。就在梳妆台最顶格的那个抽屉里。”

妈妈拿出小金盒，让我戴上。

“你看，”她说，“这是那个特别的人——意中人——在我16岁时送给我的。”

我珍爱地把小金盒捧起来，想起了去世的爸爸。他和妈妈曾经有过多么幸福的生活啊！

“他心好，讨人喜欢，与众不同。我当时确信他就是我命中注定的那个人。”妈妈陷入了沉思，慢慢地说，“可在我们订婚之后不几天，他就丧生于一次火车事故。”

“你说什么？”我惊讶起来，“我还以为——你是说在爸爸之前，你曾爱过别人——另一个你曾认为是最特别的那个意中人？”

“是的，事情就是这样。我想如果我嫁给了他，我肯定会非常幸福。但结果是三年后我同你爸爸结了婚。我们也彼此相爱，并且跟他在一起我也非常幸福。”

“我真不懂。”我说。

“宝贝，我想告诉你的是，这世上并非只有一个特别的人儿才会让我们幸福，而是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好人，特德是其中之一。只

是他到来得太早了些。”妈妈静静地望着我。

我几乎哭了起来，因为我感到我童年的梦想正被击得粉碎。

妈妈轻声说：“总有一天，会有一个好男人在恰当的时候来到——他才是你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她走了出去，轻轻把门关上，留下我独自一人，倾听雨点的声音。

我望着妈妈出去时关上的那扇门，心里却想到另一扇门，那就是她刚才为我开启的另一扇希望之门。

洛伊些·邓肯



玫 瑰

她把玫瑰种在家里。在这里，它惊人地长得枝繁叶茂。

那位老太太总是向人夸耀她园子里那棵高大的玫瑰树，喜欢告诉人家这棵玫瑰树如何由许多年以前她从意大利带回的一段插枝成长起来的。当时正是她初婚的时候，她和丈夫乘车（那时还没有铁路）从那不勒斯旅行回来，但是在西恩郡南面那段崎岖不平的道路上，车子出了毛病，他们不得不在路旁的一座小房子里投宿。当然，房间很简陋，她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早早地起了床，和衣伫立在窗子旁边，在拂面的晨风中，眺望黎明的景色。在经过这么多年之后，她还能回想起晶莹的月亮下青青的群山，回想起建在远处一个山峰上的小镇，怎样渐渐露白，直至月亮隐失，朝阳的粉红色的霞光染满群山；突然小镇像一盏明灯所照亮，窗子一个接一个地依次映射出通红的阳光，最后整个小镇就像是星星栖息的小巢，熠熠的天际。

知道车子正在修理，必须再等待一些时候，那天早上他们就乘着当地雇来的马车去那个山上的小镇，据说在那里能找到一个较好的住所。他们就在那里耽搁了两三天。那是许多意大利式的小型城镇之一，有一座高高的教堂，一个堪以自豪的广场，几条狭窄的街道和一些小小的公馆。所有这些教堂、广场、街道和公馆，都密集在山顶上，圈在围墙里，几乎比英国的菜圃大不了多少，但却充满

生气和城市的喧声，日夜回响着脚步声和话声。

他们所住的简易客栈的餐厅是这座小镇的显贵们：市长、律师、医生还有其他一些人聚会的地方。在这些人里面，他们注意到一位高雅、瘦长、健谈的老人，他有一双明亮、乌黑的眼睛，长而直的银丝般的白发，仍然显得与少年一般的体型，虽然侍者以骄傲的口吻告诉他们，这位伯爵已是高龄——事实上明年他就是 80 岁了。他是这个家族里的最后一人。侍者还附带说起这个家族曾是豪门巨富——但伯爵却没有后裔。好像这是一个为当地所自豪的故事一般，侍者确实带着颇为得意的神色讲述伯爵的不幸的爱情，他就此终身独处。

不管怎样，这位老绅士看上去还是兴致勃勃，明显地流露出对这两位陌生的来客的兴趣，希望能够结识他们。他的这一愿望很快通过友善的侍者的斡旋而得到实现。在短短的一次晤谈之后，这位老绅士邀请他们到他那就在城边的花园别墅去作客。这样，第二天下午，当夕阳西沉，从门口和窗户里瞥见棕色的群山已笼罩在阴影里的时候，他们就出访去了。这里并不是一个什么豪华富丽的地方，只是一座小小的、由现代化的泥灰刷成的别墅，带有一个炽热多砾的花园。园子里有一个石盆，养着几条笨拙地游动着的金鱼；还有座狄安娜雕像，她的一群猎狗紧靠墙壁。但使这个园子大为壮观的却是一棵巨大的玫瑰树，它的枝条攀遍了屋子，几乎遮住了所有的门窗，空气中弥漫着它的甜蜜的芳香。是的，这是一棵品种优异的玫瑰，当客人们盛赞它们的时候，伯爵不无自豪地这样说。他想告诉那位夫人这棵玫瑰树的来历。当客人们坐在那里喝着伯爵斟

给他们的酒的时候，伯爵以那种老年人特有的令人高兴的坦率提到他的恋情，仿佛他认为他们一定已经听到过这个故事。

“我所爱的人住在山外溪谷对过的那个地方。那时我还是一个年轻人，因为这已是多年以前的事了。我总是骑马去看她。这是一段很长的路程，但我骑得很快，夫人一定能理解，年轻人总是缺乏耐心。那位小姐却不是那种富于同情心的人，她总是让我，哦，等上好几个小时。一天，空等了许久之后，我感到非常愤怒，在那座她约定见我的花园里来回踱步的时候，我折断了她树上的一枝玫瑰。一经注意到自己做了什么，我就赶紧把它藏在大衣里。这样，回到家里以后，我就种上了它。现在夫人可以知道，这棵玫瑰树是怎样成长起来的了。如果夫人羡慕的话，我一定送您一个插枝，也好种在您的花园里。据说英国人多有美丽的、绿色的花园，不像我们这里被日光晒得发烫。”

第二天，当修理好的马车前来迎接他们，他们刚要驱车离开客栈的时候，伯爵的老仆人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带着干净地包扎好的一个玫瑰插枝，还有他的主人对他们旅途的美好的祝愿。小镇上的居民聚集拢来观看他们离去，孩子们尾随在穿过小城城门的车子后面。他们听见车后一阵脚步声，一忽儿以后，他们已在山谷底下，而那座生气勃勃、喧声不绝的小镇，则已远在山颠。

她把玫瑰种在家里。在这里，它惊人地长得枝繁叶茂。每年六月，一簇簇的树叶和花蕾，以浓郁的香味和深红的颜色，热情富丽的争妍吐芳，宛如在它的根茎和纤维里，仍然燃烧着意大利情人的被窒息了的愿望和愤恨。当然，那位老太太（她已经比这些第 15 页